

# 时近清明又怀乡

间受鹏

过了春分,就是清明,该打算回乡去祭扫祖坟了。

吃酸毛蕻、拔茅筋、摘阿拱、拗竹笋,对故乡的眷恋又浓了起来,留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,如同金子般闪亮,不曾因岁月流逝而黯淡,思绪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故乡的怀抱。

我的故乡叫“马站”,但我从小就不太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。马站坐落于天台山余脉的大雷山麓,从横山经南溪口过小万竹到我老家,简直进入了锅底。除了来路,三面都是陡峭的峻岭呀,白云在树枝的鸟窠上卷来又卷去,马儿往哪儿跑呢?从我记事起,从来没见过一匹马儿进过村、跑过岭呀!

大人告诉我,古时这里有个驿站。相传徐家始祖徐琰七岁那年,父兄外出当差,他值班驿站,巧遇宋高宗躲避金兵逃难来此,

见小徐琰料理驿站有条不紊,即即兴吟了一句“七岁孩童当马站”,聪明伶俐的徐琰随口接了一句“万年天子坐龙床”。赵构不禁心头大喜,赐予官帑在驿站边建一楼台,曰“皇殿闾门”。马站之名由此而来,这个传说给故乡染上了几分传奇色彩。

其实,故乡不管有没有好听的名字,不管有没有动人的传说,对于离家出远门的游子来说,乡愁都是挥之不去的,对故乡的那些美好的记忆总是时时萦绕于心,那满山满溪留下的欢乐情景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游子的心灵。

对故乡的眷恋,如同一坛窖藏已久的老酒,让我陶醉,让我痴迷,我常常梦里来过故乡千百回,梦里的故乡山川依然是儿时看到的模样。王家村北边的凤山,林木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,碧绿青翠,五彩缤纷的山花织锦吐绣,犹如凤凰灿烂的羽毛,两旁的山岭俨然是它展开的翅膀,“倦向云霄翎半束,瘦来草

树岁添肥。”

徐家村南端横跨登溪与后溪坑的双桥,仿佛两道彩虹相融。桥拱的圆洞青萝垂挂,犹如珠帘。桥下两水湊合,碧波荡漾,“涧曲澄开虚镜月,洞中别有小江潭。浪皱簇来鱼拥约,流圆疑有蚌含胎。”

那个与徐家毗邻叫燕窠的小村子,数十户人家搁在半山坡上,村口有几棵大树遮掩,“深谷有春长不老,寒梅迎腊晓烟笼。”故乡马站的小村子与山山水水无处不迷人哟!

情到深处便是愁,今日故乡虽然通了公路,但我来到老家,那份挥之不去的乡愁总是迫使我一次次刻

意地去找那条早已被分割得零零碎碎的古道,不停地去搜索记忆:这里曾经有一道风水墙,生长着一棵棵巨大的松树、枫树、栗树,捡过松果、枫叶、栗子;那段溪流,是孩子们夏日的乐园,圆滚滚的小屁股老是泡在那里;西边山坡上林子里生长着一丛丛乌米饭树,秋日那又酸又

甜的乌米饭吃得嘴巴一片紫红,斑鸠、山鸡、画眉在树枝上扑棱棱地飞,叽叽喳喳地叫。路上,碰到村里的大叔阿婶,隔着老远就互相亲热地打招呼,遇上童年一起长大的伙伴更是高兴得不得了,亲昵地喊着对方的乳名相拥……如今,看不到也听不到萦绕于心头的乡情乡音了,看着曾经小狗叫公鸡啼的欢笑盈盈的小村里一座座木屋人去楼空,弦断曲终,道地里长满野草,顾自花开花落,心头便不知不觉地升起了一阵浓浓的惆怅。

每次回去,我都会在故乡的山岗上去坐一坐,在溪边去遛一遛,然后爬到高山上的父母坟前,用心跟父母说几句话。倚着坟头那棵柏树,我久久地不愿离开,痴迷地望着天上的云朵,感受着故乡温柔的山风轻轻地抚摸我的身体,如同儿时躺在母亲温馨的怀抱,静静地享受那份爱。

## 听海

陈旭波

我已经记不清那天去石沿的人数了,也许是七八人,也许是三四人,就像记不清我家窗外的那群树一样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能数出一二十棵的树,而在月色溶溶的秋夜,这些树中的很大一部分竟神奇地消失了。能够看见的树,也都隐隐约约,时有时无。

我们一行人是乘了一辆面的去的石沿。面的穿过一段柔曲有致的水泥路后,就轻快地驶入了干净宽阔的柏油路。平坦的路面在面的匀速地行驶中舒展开来,感觉一下子轻逸了许多。从车内向窗外望去,可以看见雾蒙蒙的象山港。时至黄昏,天空中灰云密布,丝丝细雨洒落在车窗上,有一种好听的音乐弥漫开来,就像小夜曲的旋律一样。

下车后,我快速奔进朋友家,第一个拐上楼梯,迈开大步走到阳台。哦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开阔无垠的水域。默立在二楼遮雨的阳台上,我凝望着烟雨蒙蒙的水面,看着潮涌般的暮色滚滚袭来,无数细雨温柔地敲打着水面,丝丝声聚集成如歌的行板,疾徐相和,冲击着耳膜,听来很富韵味。当屋内的灯光温柔地四散之时,我轻微的脚步也随之舞动起来。我知道,眼前的大海正在对我深情歌唱。在黄昏的海边聆听濛濛雨声,似乎有一股曼妙的忧伤在眼前弥漫,在耳畔回旋。在嘈杂的城市之夜,你反而很难轻易地感受到音乐的存在,而在寂静的象山港畔,大海的声音却像旭日一样,每一次升起都给人蓬勃的新鲜感,就像活泼的音乐从琴键上激情洋溢地奔涌而出,象山港也焕发出一曲交响诗般的鸣唱,这是如歌的行板。我似乎坠入了音乐的涡流,身体随着它的节律起伏飘摇。在寂静的底层,我感受着音乐盛大的热情,挂在墙上的菖蒲发出的一串串风铃般的脆响,面向大海的露台窗棂发出的轻微的噤噤声,从屋檐滑坠的雨珠瞬间撞击泥土的迸裂声。若将这些变幻不定的声音聚集起来,可连缀成一首自然的交响。那一刻,我的肺腑皆让音乐给掏空了,仿佛留在心里的是明月、清风、花香和云岚……

我不禁想起自己与海的渊源。

很小很小时,我做过一个海的梦,梦的底色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,宁静无声,有很纯粹的那种蔚蓝。这就是我梦中的大海,似一块纯蓝的纱巾摊开在我小小的心房里。少年时,我常常去海边采海苔,捉小红蟹,玩得并不亦乐乎。每次我都是去看海的,但这次却不同,我是去听海的。我发觉,有时候听比看有着更为强劲的魅力,看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动着眼睛,动来自感官的感觉,而听却更多地需要动用我们的心灵。我觉得惟有这样,我们的灵魂才能触到海的灵魂,我们才能读到大海深刻的一面。

此刻,我久久地凝望着这片烟雨朦胧的水面,觉着眼前的景象胜过了往日最喜欢欣赏的阳光普照、一碧如席的蓝色大海,胜过了月色笼罩、温情四溢的银色大海,也胜过了落日苍苍、一派辉煌的金色大海。此时此地,这无与伦比的黄昏细雨中的象山港啊——它似睡非睡、似醒非醒的模样,引人无限遐想。无数纷杂的雨滴像可爱的精灵一样在海面上跳跃舞蹈,此起彼伏的乐声仿佛把我带入到一个至纯至美的境界。

这样出神地站在海边的阳台上,全身心地感受着象山港的细雨黄昏,聆听从大海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声音,令我深深地震撼与感动。这一片细雨黄昏中的象山港啊,它的水面上到处都是翻卷的音符,如同在冬日故乡的高地上邂逅一场雪花飞舞的表演,聆听雪花飘落的声音,使曾经年少的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因为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是一个灵动的音符,它们洒向屋檐、树木、河流和大地时也会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,宛如向日葵的果实任汹涌的阳光下幸福的爆裂。这些声音洁净如高原晴空上飞翔的云朵,新春朝阳里怒放的野花。我想,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,是大自然灵魂的歌唱。我相信,一个热爱自然和音乐的人,他的灵魂也是会歌唱的。

我已经记不清那天去石沿的人数了,就像我记不清故乡的春天会下多少场雨一样,但我永远记住了那一片笼罩在细雨黄昏中的象山港,以及那隐隐约约的水面上一枚枚翻卷的音符……

## 夜

原野闪电

夜深深  
雨蒙蒙  
滴答滴答  
雨点屋檐滑下  
敲字落花

月儿捉起了迷藏  
找不到地的芳影  
天漆黑漆黑  
心儿堵在胸膛  
喘不过气来

打开窗户  
凝望茫茫的夜空  
想呼吸新鲜空气  
冷风吹来  
敲打思绪

把最亮的星写在天边  
牵挂远方  
无论月落还是沉静  
期盼着归航的日期  
枕着你的名字入眠

## 慈林村的春天

南慕容

一只绣花的帆布包  
打开慈林村的春天  
我们用溪水交谈,亮出心底的鹅卵石  
借村道分开紧追不舍的桃花

灰喜雀搜尽了诗人的枯肠  
衔着一颗颗元音消失林中  
搅着野荠菜柔软的腰肢  
蝴蝶沉缅于自身的满腹锦绣

只为一个错误的影子  
蒲公英追过了整个节气  
水漏飘过白云的野衣裳,紫云英

阡陌在曲弯的雾中迷路  
桃花酒是唯一的归途  
外婆就是那个采艾的女子  
一只风筝坐在童年的门槛上

## 桃源云海



摄影 胡美思

## 江南第一村常照

陈峰

唐朝末年,战火纷飞,大批耕地集中在统治者手中,全国半数以上的农民失去土地,百姓生活困苦不堪。人们吃盐、喝茶、住房都要交税,甚至庄稼还没有成熟,先要交“青苗钱”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,依旧催交租税,许多百姓被迫逃到外地。

徽州汪氏一脉丁兴旺,眼看着吃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,这可急坏了汪氏族长,怎么办呢?族长谨遵祖训,不敢擅自作主将家族遣散。但是与其一起饿死,不如各自逃难。于是把各房长叫来,清点人数共73人,议事决定后,各自往南迁徙。

在迁移的过程中,兄弟73人每人手持一块金砖,约定四散之后,为利于繁衍子孙后代,成家也好,不成家也好,都要分开居住。汪氏子孙选定村庄后,砌砖阶,一丈或十丈,一里或十里,不能住得很远,便于发生事情互通消息,互相帮助。这是汪氏一脉为发族作的长远打算。

汪氏的几个房长带着自己的一脉子孙来到四明(今宁波),发现这里是稻米之乡,适合安居乐业。居住三代后,他们听说奉化(今奉化)这个地方山清水秀,要山有山,要海有海,更利于繁衍子孙后代。于是有些房长坐船到了南渡这个地方,因为南渡交通极为便利,是个码头,既可到宁波,又可到奉化各地。一部分人就就此定居下来,汪氏二十二代府君汪文吉来到镇亭山(今大堰),发现

镇亭山山深林密,水丰土肥,忙把族人迁到山下,择地安家。

汪文吉那时正年富力强,决心带领族人安居乐业,繁衍发族。安家后,在村口建了汪氏家庙,纪念被唐太宗敕封为英济广惠王的安徽汪氏第47世汪世华。汪世华在隋末天下大乱之际,为保境安民,起兵统领了歙州、宣州、杭州、饶州、睦州、婺州等六州,建立吴国,自称吴王,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融合,被迫封为越国公。汪文吉所以把越国公奉为本境内的保护神,俗称境主,这座家庙也因此被汪氏后代称作英济庙。村民为感恩,正月十五元宵前后还要做戏。

到了北宋崇宁(1102年),汪氏第四代汪藻中进士,授尚书郎、翰林学士,被皇帝赐封为新安开国侯。到了南宋绍兴三年(1133年),登位不久的宋高宗赵构闻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诗《赠汪伦》里所提到的汪伦就是这里的远祖,大为赞赏,称赞这里民风淳朴,人才辈出,于是下诏赐御书“江南第一村”。汪氏子孙虽然住在这里很多年了,一直没有正式的地名,因为在山下,顺口就称作山下村,现在名正言顺地将村名改作“常诏”村,“常诏”的意思是皇恩浩荡,汪氏子孙永志不忘。

汪氏子孙居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,要比别的村来得长寿,因此吸引了其他姓氏的人也来此定居,其中有江氏、王氏,常诏村因此欣欣向荣起来。到明朝的时候,在英济庙的庙后,种植了被称为长寿树的红豆杉,花开的时候,一颗颗红红的果子妆点着红豆杉,蔚为壮观。清朝康

照年间,有个和尚景慕常诏村的风水,在英济庙旁兴建了灵峰寺,自任第一任方丈,并亲植了一株红豆杉和一株白玉兰以示纪念。

唯一让村民不安的是村口通向山外的桥梁总是屡建屡毁。桥下的大溪宽达百米,每逢雨汛时节,山洪暴涨,无论是木桥还是竹桥全都冲得无影无踪。等到光绪辛卯(1891年)时,已成干人大村的常诏村与附近的善士商议,这次要建造大石桥。用了七年时间,终于建成了一座长达百米,宽达6.4米的5孔石拱桥,取名“福星桥”。福星桥兴建完成后,常诏村也改名“常照”,意思为“福星常照”。

英济庙、福星桥、红豆杉及白玉兰在岁月的流转中成了常照村的历史见证。

时间到了2015年,常照村开办了一家特殊的银行。为什么说它特殊,因为这家银行存取的不是货币,而是村民遵守村规民约,参与公益活动折算而成的时间,这是浙江省首家“时间银行”。

村民江兰云是第一个到“时间银行”开户的客户,营业员为他办理了“存折”,并将信息登记在上面。“无偿献血8个时间币”“义务绿化10个时间币”。村民以户为单位在“时间银行”开户,并在每月25日存入时间币。换取时间币的项目有两类:遵守村规民约并当选卫生整洁、和睦亲邻、创业致富等“五赞模范”的村民,可获50个时间币;参与村两委核定的尊老敬老、关爱儿童、应急救援等5类公益项目的,按参与时间折算成相应时间币。与此同

时,违反村规民约、旅游文明、厂纪厂规、法律法规等“五戒行为”的,将酌情扣除时间币。

“时间银行”存取方便,村民如果遇到困难,可以支取原先存人的时间币,享受他人提供的等量志愿服务。此外,每年消费者权益日和国庆节,时间币还可以抵扣村里的养老服务、庭院美化、婚丧场地和农房建设等7个福利项目。

“时间银行”其实是一个“储蓄”爱心、“存放”善行的公益组织。打开《大堰时间银行记账本》,里面清晰记载着:董建国,帮人义务搬石头,20时间币;汪国定,打扫房前屋后,20时间币;汪文夫,鱼塘巡夜,50时间币……一部账本,映照出常照村的村容村貌。日复一日,村民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“常照历史长远,江南第一有渊源,古树古桥古寺庙,古董越老越要保,电鱼钓鱼管管牢,乱弄三七要举报,弄堂弄面家家扫,门面形象做得好,隔壁邻居勤走走,依有事体大家帮,事关村务大家议,民主公开讲道理,村规民约真重要,有事没事常对照。”这段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方言快板,唱的正是常照村的村规民约《福星训辞》,易懂、易记、易行,有趣又贴切,村里从上到下,每个人都会唱上一段。

现在的常照村拥有宁波市最精美村庄、小康示范村和园林式村庄等众多头衔,他们将宋高宗御赐“江南第一村”的名头发扬光大,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休闲观光。

### 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订阅号

关注我们  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 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  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 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三味书店  
SANWEI BOOKSTORE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  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